

《世界文学名著经典》

# 《孤女努力记》

(法)耶克特·马洛 著

## 目 录

四处飘泊的母女.....	3
无奈的选择.....	8
送别伯力卡.....	15
踏上征途.....	24
突遇的暴风雨.....	31
再见伯力卡.....	35
结识罗莎丽.....	38
父亲的家乡.....	45
第一次见祖父.....	49
难以入睡的一夜.....	53
当上了工人.....	59
自己的小屋.....	69
亲手做成的鞋子.....	73
成功的宴会.....	79
意料之外的幸运.....	86
牵着祖父的手.....	92
受到祖父的宠爱.....	98
罗莎丽吃了一惊.....	107
一封神秘的信.....	112
唯一的知己.....	180
搬进爸爸的家.....	123
看见了爸爸的照片.....	127
真相大白.....	134

为工人谋幸福.....	142
占卦有了灵验.....	150
祖孙相认.....	154
玫瑰花蕾般的脸庞.....	157
众人的掌声.....	164

### 导 读

《孤女努力记》是《苦儿流浪记》的姐妹篇，同出于法国著名作家耶克特·马洛之手。

故事的女主角是一个名叫佩珍的女孩，她聪明伶俐、心地善良，身世却十分可怜。佩珍的爸爸爱德蒙是一个富家少爷，一次出差的机会让他结识了佩珍的妈妈。可是，他们的婚事却遭到了祖父的坚决反对，爱德蒙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在佩珍妈妈的家乡印度达加结婚，并生下了佩珍。谁料世事无常，他们一家人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却因为佩珍外公的突然破产而打破了，从此过上了流浪的生活。那一年，佩珍才三岁。

起初，他们一家三口全靠爱德蒙替别人照相为生，可是，祸不单行，在佩珍十三岁的时候，爱德蒙积劳成疾，居然染上了肺炎，不久便撒手西去，留下了佩珍母女俩。失去了家中唯一的支柱，佩珍的母亲想到了把她送到麻罗库她祖父身边去，可就在他们刚到巴黎的时候，佩珍的母亲病情突然加重，很快也去世了。料理完妈妈的后事，佩珍遵照妈妈的遗言，独自一人踏上了去往麻罗库的征途。一路上，佩珍历尽了千辛万苦，可当她真正见到祖父的时候，却不敢相认了。为了让祖父能够完全接受她，佩珍先进了祖父开的工厂做了一名女工，一个偶然的让她当上了祖父的英文秘书，并深得祖父喜爱。最后，真相总算大白，祖父终于知道了每天陪在他左右的秘书其实就是自己的亲孙女。从此，祖孙二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在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佩珍曾经遭遇了许多困难，但是由于她拥有坚强的毅力和无比的勇气，即便是重重阻挠，

## 孤女努力记

---

她最终也能克服，特别是当她后来和祖父相认，做了真正的继承人后，并没有忘记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工人们，而是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爱心，为他们谋幸福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可能随时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，但是，只要象故事中的女主角佩珍那样，不灰心不丧气，带着勇气和毅力坦然面对，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到达幸福的彼岸。

## 四处飘泊的母女

临近七月的一天黄昏时分。

在那充满着薄雾的巴黎市街的另一头，有一辆驴拉车，摇摇晃晃地走过那条地上铺满碎石子的窄小街道。

那篷车已经很破了，远远望去，除开四个轮子，只剩一副破架子和周围围着的一块厚布了。而且这块布也因为用的时间太长，早已分辨不出它原来的颜色，但是仔细看可以看出上面印有希腊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、法文的字样。很明显这辆破旧的驴车，过去游历过上面几个国家，如今又回到了法国的首都巴黎。

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女拉着驴子缰绳。她穿着褪了色的衣服，鞋子也非常破旧，但是，她的小脸却很讨人喜爱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闪着纯洁的光芒；体态轻盈，每个动作都显得活泼、高雅。

少女不断地左顾右盼，当她看到前方那片开满野花的原野时，眼睛一亮，心想：

“一定是那儿！”

她轻轻地拍着驴子的脖子说：

“伯力卡，很快就能休息了，说真的，你一定很累了。”

她走向前去的时候，看见在原野的一个角落，有几间快要垮掉的屋子。

“伯力卡，在这里等一下吧！”

她把驴车停在一边，就朝那屋子跑去。

当她跑到玻璃早已破碎了的窗前，犹豫了一下，才问道：

“有人在家吗？”

“谁呀？”

随着声音从窗户里伸出头来的，是一个只有一只手臂，满脸胡须的老头儿。

少女很有礼貌地说：

“请问您是这里的主人沙尔德先生吗？”

老头儿瞅了瞅女孩，然后粗声地说：

“是的，我就是沙尔德，你找我干什么？”

“听别人说，老爷爷您愿意让旅客寄宿，我想在这里停留几天。”

“只要你愿意出钱，我当然也愿意。”

“那么，住一个晚上需要多少钱呢？” 少女有点怯生生地说。

“驴车每天要六个铜币、驴子三个铜币就够了。”

“那么，驴子可以吃这边的蓟草和瞿麦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没问题。”

少女满心喜悦，连忙从包里摸出了九个铜币，双手递给沙尔德老头儿，说道：

“这是我们第一天的租金。”

“你们一共有几个人？”

“不多不多，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。”

“奇怪，那你妈妈怎么不来和我谈呢？”

“我妈病了，在车子里休息。”

“病了？先说好了，我这里可不是医院哪！”

少女唯恐他不肯收留，连忙改口说：

“不，她没害什么大病，只是一路上太累了，因为我们是  
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。”

“我可不管你们是从哪里来的。”沙尔德老头指着草原的一个角落接着说道：

“你去把车子停在那儿吧，别忘了把驴子拴起来。”

“好的，谢谢您。”

少女赶忙跑回驴车边，掀开车帘，把头探进去说：

“妈妈，我已经付了九个铜币，今晚我们就可以住在这里了。”

“真是太好了，佩玲。”

从车子里面传出她妈妈柔弱的声音。

原来那少女叫做佩玲。

佩玲把车子停在沙尔德老头儿指定的地方，把伯力卡拴到旁边一根柱子上，又抱来一大把瞿麦，微笑着对它说：

“亲爱的伯力卡，你一定饿坏了吧，快来吃瞿麦吧！”

佩玲接着从车子里拿出一只小水桶，到草原另一边的井里，汲起一桶清水，然后轻轻地钻进车子里去。

佩玲的妈妈，身上围着一条破旧的披肩，躺在车子的一角，如此看来，她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。

佩玲注视着妈妈的面庞，轻声地问道：

“妈妈，您感觉好些了吗？”

“好孩子，谢谢你，妈妈没事的。”

她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妈妈，我们终于到了巴黎了。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！”

妈妈淡淡地说着，又叹了一口气：

“咳！如果你爸爸还在的话，不知有多高兴哪！”

说到爸爸，佩玲也不禁满面愁容低下了头。

佩玲的爸爸，是巴黎附近一个小镇上一个很有威望人家的

独生子。当初他和他的父亲闹别扭而离家出走，不久以后便在印度和妈妈结婚，并生下佩玲，可一家人一直都过着落魄的生活。两、三年以前，他当上了摄影师，带着妻子和女儿在这辆驴车上，走了许多国家，靠专门替人照像过日子。不幸的是半年以前，突然染上一场急病，竟死在了旅途上。

爸爸死后，她的妈妈很快又因为不堪旅途的贫劳而病倒了，幼小的佩玲束手无策。

但是，妈妈又热切地希望能回到爸爸的故乡，于是佩玲才不辞辛劳，用车子载着病中的妈妈，好不容易来到了巴黎。

啊——巴黎！

过去，佩玲的爸爸是怎样地怀念这个地方啊！

“巴黎真是个美丽的城市！”

每每提起巴黎，佩玲的爸爸总会这样赞叹着。

想到这里佩玲的眼眶又湿润了，为了逃开这份忧伤的心情，她站起身来说：

“我想我该去准备晚餐了……妈妈，您想吃点儿什么吗？稀饭好吗？”

“我还不觉得饿，不过，煮一点吃吃也好。”

“好的，我现在就去。”

佩玲从车子的另一角，搬出一个破旧的炉子、一口小锅和一口炒菜的平锅来。随后，又拿出少许的米和煤炭，便开始生火，煮起粥来。

这时，伯力卡已经吃饱了，它躺在草地上，轻轻地扇动着它那两只竖起来的耳朵。

不一会儿，稀饭煮好了。佩玲首先盛了一碗，端到妈妈的面前。可是，她的妈妈拿起勺，却只尝了一口，就再也咽不下去了。

“妈妈，难道这稀饭煮得不合你胃口吗？”

“不，很好吃……”

“那么，您就再勉强吃一点吧！要不然身体会变得更环的。”

妈妈又喝了一口，抬起头来对佩玲说：

“孩子，你放心吧！我实在吃不下，还是先让我休息一会儿，也许胃口会好些。不过，你更要多吃一些才好……我可怜的孩子，你累坏了吧？”

话说到这儿，妈妈就躺了下来，看样子疲倦极了。

佩玲一阵心酸，也吃不下了，可为了安慰病中的母亲，才不得不咽下一碗。

## 无奈的选择

就在那天晚上，佩玲的妈妈发起了高烧，不断地呻吟着，无论佩玲怎么做，热度始终没有下降。佩玲一夜未阖眼，一直守在妈妈身边服侍着。

第二天天一亮，佩玲悄悄对妈妈说：

“妈妈，我们都已经来到巴黎了，一定要请一位好医生给您看病，巴黎到处都有好医生。”

“可是，佩玲，”

妈妈喘着气说：

“请医生需要用很多钱呢！更何况看完医生还要买药。”

“没关系的，妈妈。我的口袋里差不多还有十个法郎，而且……”

佩玲说到这里，迟疑了一下，又接着说道：

“昨天晚上，我想过了。到现在不会有人再要我们照像了，这照像机、车子，还有……还有……伯力卡，都用不上了，不都可以卖掉吗？”

“啊？佩玲！”

“可是，要是不看医生，您的病怎么会好呢！”

“但是，佩玲，车和照像机可都是你爸爸生前留下来的；还有……伯力卡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就象我们的家人一般，又怎么忍心把它卖掉呢！”

妈妈的声音哽咽了，眼眶里全是泪水。

佩玲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地说：

“当然，妈妈，我也很不愿意和伯力卡分开，但是只有这

样您的身体才能早日康复……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妈妈那双依然美丽的大眼睛，静静地流下泪来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“妈妈，您不必伤心，我这就去找医生！”

佩玲一走出车外，那拴在柱子上的伯力卡，便蓦地站起来，伸长了脖子，嘶叫了一声，似乎在向她问早安。

“啊，亲爱的伯力卡，早上好！”

佩玲急忙跑上前去，用手轻轻地抚摸它，而伯力卡也把头靠在她的胸前摩挲着。

佩玲的心里感到十分内疚，她紧紧抱住了伯力卡的脖子。

很久以来，伯力卡一直忠实地为佩玲一家人工作，不论酸甜苦辣，都在一起，现在却马上就得分离了……

“伯力卡，原谅我们吧！如果我们有钱的话，绝不会卖掉你的。”

佩玲含着眼泪，再一次紧紧地搂住了伯力卡。

不一会儿，只见昨天那位沙尔德老头儿，提着水桶，向水井那边走去。佩玲赶紧擦去眼泪，跑了过去

“早安！”

佩玲一边打着招呼，一边帮着那独臂的沙尔德汲起了一桶水。

满脸胡须的沙尔德老先生笑着说：

“噢，小姑娘，真谢谢你。”

“请问老爷爷，在这附近，有没有好医生？”

“医生？当然有啊。就在不远的教堂隔壁，就有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。是给你妈妈看病吗？”

佩玲把她妈妈的病状大致说了一下，那老头儿频频点头：

“我看，还是快去把那位医生请来吧！什么？诊疗费吗？那可是出了名的医生，肯定要贵些，不过，四十个铜币也该够了。”

佩玲松了一口气。

“还有，我——还有一件事想麻烦您……”

佩玲欲言又止。

“什么事？先说好我既不是医生，又不卖药，关于病人的事，可是一窍不通的。”

“不，不是那件事。我想说我们还需要一些钱，这些照像机和车子……还有那只驴子都想卖掉，不知道会有人想买吗？”

“可是，你要是把车子卖掉，以后住在哪里呢？”

“只要我妈妈的病稍微好点，我们会坐火车离开这里，所以，那不过是一、两天内的事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沙尔德想了想，说道：

“我看这样吧！刚好我也收买旧东西，这照像机和车子我买下，不过那驴子，就得等到礼拜三再牵到马市上去卖了。”

“谢谢您，那真是太好了。”

佩玲满心感激地说。

真没想到这样轻易就找到了买主，如果他肯出一个好价钱，说不定根本不必再把伯力卡卖出去。那该多好呀！

不过，这个梦想，随即就化为了泡影。因为那独臂的老头儿，对这照像机和车子，还有车子里许多零碎的东西，只愿出十五个法郎。

“十五个法郎！”

“是的，这还是加上同情你们才出这么高的价钱，你想想

我要这辆又破又旧的车子有什么用？”

沙尔德在车子四周敲了一会，看了看车轮、车轴、车身，然后耸了耸肩膀，显出不屑一顾的表情。

磨了好长时间，才加了两个法郎，不过，老头儿答应了她们在没搬走以前，免付租金，借一间空房子给她们住。因为他是收买破旧东西的商人，所以那间所谓的空屋里，其实堆满了收买来的废物，到处凌乱不堪，还不停地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霉腐气味。

佩玲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来打扫那个房间。当她把里面整理得有些眉目时，忽然想到草原那边的那片野花，于是，就从那一大堆破碎的玻璃器皿中，挑了一个勉强可以充当花瓶用的瓶子，然后跑出去摘回一束野花，插在里面，房间立刻显得有生气多了。那股令人窒息的气味，也被花香冲淡了些。

佩玲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认为勉强可以坚持两天，才出去把母亲扶进来。

“妈妈，这就是我们的家了，请您等在这里，我马上去请医生。”

说着，佩玲就大踏步向教堂那边走去。

医生的住所，很快就找到了。

当佩玲说明来意时，那头发花白、身材肥胖的老医生，把佩玲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了一番，却并不回答。佩玲连忙说道：

“我可以先付您出诊费。”

“那就好办了，请你先付六十个铜币吧！”

佩玲一愣，沙尔德老人不是告诉她只要四十个铜币就够了吧？可是，一想到妈妈那么重的病，佩玲马上就掏出六十个铜币，递给那位医生。

“好了，十五分钟以后，我就一定赶到。”

佩玲满心欢喜，飞也似的跑回了妈妈的面前：

“妈妈，妈妈，再过十五分钟，医生就会来给您看病他。我相信妈妈的病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”

妈妈缓缓睁开眼睛，点了点头。她为佩玲天真的想法而感动，可她早已知道自己已病入膏肓，不可能治好了。

一会儿，医生果真坐着马车来了，他仔细地诊察后，歪着头说：

“这病不住院可不行。”

“啊？”佩玲和妈妈同时惊叫了一声。

大家都知道，住院是需要一大笔钱的。

这时，妈妈有气无力地问道：“难道就不能不住院吗？”

“因为你的病情，已经很重了，只有住院，我才可以随时照应。”

一边在说，另一边医生的目光，已扫视了屋子一遍，接着又说：

“你们不想住院也行，我可以留下一个处方，去教会前面的药房配药。病人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必须多吃一点鸡蛋、牛奶等营养品。”

医生写好了药方，随手递给了佩玲。

佩玲送医生出去后，立刻赶到了药房。药房的伙计问她说：

“你有钱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一共要多少钱？”

“七法郎五十生丁。”

(注，法国的币制每一百生丁是一法郎；每五个生丁是一个铜币。)

佩玲狠下心付了钱，回来的路上，又在食品店顺道买了些面包、鸡蛋和水果。这么一来，那卖掉车子和照像机的钱，已

经用掉了一半。

佩玲三步并作两步，很快回到妈妈的身边：

“妈妈，快些吃药吧！我还买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鸡蛋是新鲜的，面包也是刚出炉的。”

“孩子，辛苦你了，就算为了你，妈妈无论如何也得活下去啊，可是……”

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妈妈，您先别难过，快吃药吧！”

佩玲端着一杯开水，服侍妈妈吃下一包药，然后又递过去两小块面包。

也许是药发挥了作用，昨天还吃不下任何东西的病人，今天不但吃下了两块面包，还吃了一个蛋。

“妈妈，您感觉好些了吗？”

佩玲焦急地等着妈妈的回答。

“是的，孩子，我觉得精神清爽多了。”

佩玲心想：还是多亏请了医生，以后，妈妈的病，一定会渐渐好了吧！

过去那种不安的心情，现在已无影无踪。

可是——她突然想到钱的事，心里不免一阵快跳，于是，她悄悄走出门外，把口袋里剩下的钱全掏出来，数来数去，也只剩下够付三次的药钱了。

如果再去买些鸡蛋、牛奶之类的东西，那就连两次的药钱都不够了。更别说还必须请医生来复诊……

“看来，还是得卖掉伯力卡！”佩玲自言自语。她无精打采地向对面望去，伯力卡正蹲在草地上，悠哉悠哉地嚼着蓟草。

（假如现在有足够的钱给妈妈治病，在我们临走前，就不必

卖掉伯力卡。我们可以暂时把它寄养在这里，等到了爸爸的家乡后再把它接回去。

可是，妈妈的病，是这么的重，请医生、购买药品和营养品，哪一处不需要钱呢？只可惜我们太穷了。

伯力卡，我们是迫不得已呀！为了医治妈妈的病，不得不和你分离了。后天就是星期三了，你就要被带到另一个地方去了。

佩玲想到这里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伯力卡，泪水不觉簌簌而下。